



making rounds with oscar

〔美〕大卫·多萨 著  
毛燕鸿 译

# 小猫奥斯卡

—只能预知生死的猫

南海出版公司



# 小猫奥斯卡

〔美〕大卫·多萨 著 毛燕鸿 译

Making Rounds with Oscar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猫奥斯卡 / [美] 多萨著; 毛燕鸿译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9.12

ISBN 978-7-5442-4608-8

I. 小… II. ①多…②毛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 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 第 219803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: 30-2009-069

MAKING ROUNDS WITH OSCAR

Copyright:© 2009 by DR. DAVID DOSA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MMA SWEENEY AGENCY  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XIAOMAO AOSIKA  
小猫奥斯卡

---

作 者	[美] 大卫·多萨
译 者	毛燕鸿
责任编辑	翟明明
装帧设计	新经典工作室·金山
内文制作	郭 璐
丛书策划	新经典文化 <a href="http://www.readinglife.com">www.readinglife.com</a>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66568511
社 址	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电子邮箱	<a href="mailto:nanhaicbgs@yahoo.com.cn">nanhaicbgs@yahoo.com.cn</a>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印 张	7.5
字 数	150 千
开 本	890 毫米 × 1280 毫米 1/32
版 次	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2-4608-8
定 价	22.00 元

---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动物是多么令人愉悦的朋友啊！

它们从不发问也从不批评。

——乔治·艾略特

如果你热爱自己的工作，大多数时候，你工作的地方看上去十分美丽，无论它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子。一位石油商看到尘土飞扬的辽阔原野，就会看到其下可能隐藏着未开采的燃油。消防员看到熊熊烈焰中的房屋，肾上腺素就会猛涨，他会飞速冲进火海，迫切渴望发挥所长。一位卡车司机的爱恋则是驰骋在宽阔的路上，静静地与心同处，从旅途直到终点任由思绪飞扬。

我是一名老年病医生，在美国普罗维登斯县罗得岛医院三层的斯蒂尔护理与康复中心工作。人们告诉我，他们觉得我的工作很乏味，但这样的说法总让我迷惑不解。看着我的病人和他们的家人，我不仅能鲜明地体察这些曾经充实地活过的生命，还能感受到深深的赤诚与热爱，用整个世界来交换我的工作，我都不换。的确，有时我照顾的病人正处于生命中最糟糕的时期，但我

也有幸能在他们状态最佳的时候与之相伴。

我的父母都是医生，他们认为我从事老年病工作简直是疯了。我们家族一直从事儿科事业，我母亲和舅舅都是儿科医生，我外祖父也是。人们常常认为，我从事这项事业是选择了生命进程中错误的一端。“儿童难道不是可爱得多吗？”我的母亲这样说道。

我也曾经想过从事儿科。我喜欢儿童和婴儿，自己也有两个可爱的小家伙。在我眼中，不同之处便是那些故事。儿童就像一张未曾点染过的空白画布。看着这些生活刚刚开始的孩子，我们能感觉到新气象和无穷无尽的可能性。而我那些年迈的患者，就像内容丰富的画作，他们有太多故事想要诉说。在我最美好的时光中，我可以注视他们，目光一直回溯到他们的童年。我想到他们早已离世的父母、他们生活过的地方以及他们目睹过的历史。对我来说，这仿佛从望远镜的另一端观察，遥望人生初年的时光。

这就是斯蒂尔护理院在我眼中如此美丽的原因。何况，作为一座护理院，它是个风景优美的地方。在晴朗的日子里，阳光透过巨大的天井般的窗户，洒满了每一层楼。空气中连绵不断的音乐让它更像一座家园。而且，这里还有奥斯卡……我很想说是我第一个发现它有特异功能的，但并不是。幸运的是，有些人比我更敏锐。

那是二〇〇六年的一个夏日早晨。整个病区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，除了护士站办公桌上一双直瞪着我的眼睛。像负责审查

来客是否安全的保安一样，这双挑剔的眼睛对着我上下左右看了个遍，反复斟酌我是否会给这儿带来危险。

“你好，玛雅，今天好吗？”

这只漂亮的白猫没有理我，只是忙于自己的事，舔舔爪子什么的。

“大家都上哪儿去了，玛雅？”

除了这只白猫，整个斯蒂尔护理院的三楼都非常安静。铺着硬木地板的走廊里空荡荡的，仅有的标志着此处有生命存在的东西，就是几台东倒西歪地靠在几间病房前的助行器。无人使用时，这些四边形的助行器看起来非常诡异，笨重又无用，活像孩子们玩的富于创造性的结构玩具，被人玩耍后扔到了一边。东边走道的尽头，上午的阳光穿过贴了大幅图画玻璃窗，在走廊的地面投下宽阔的影子。

我四处张望，寻找那天的日间值班护士玛丽·米兰达，她对这个部门里所有病人的情况都知道得清清楚楚。她是这里的中枢情报员，不仅了解这里每位患者的故事，而且对斯蒂尔护理院的历史了如指掌。尽管理论上她并不属于管理层，但在这个楼层工作的人，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，都公认这里由她一手掌管。她对病人充满母性，对这些特殊的“孩子”，她一直尽心尽力地呵护。这里发生的事，没有她不知道的。大家都清楚这一点，上级主管也很十分尊重她的意见。

在这样的早晨，大多数病房都是房门紧闭，三二二病房也不例外，玛丽正在那里为病人做上午时段的护理。

我敲了敲三二二病房的房门，一个压低的声音让我稍等一

下。在走廊里等待的时候，我端详着贴在布伦达·史密斯病房外墙软木板上的家人照片。史密斯太太的全名“格特鲁德·布伦达·史密斯”和她的出生日期“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”，用钢印打在一张长方形的硬卡纸上，钉在木板的最上端。每个字母都在厚实的纸上裁出了阴影效果，精心装饰着珠子、亮片等花哨的小物件，煞费苦心，充满爱意。作者估计是她的孙子或孙女。

这件艺术品的下面是一张黑白照片，上面有位年轻的美女，看起来只有二十出头。她的深色口红和素雅的衣裙形成鲜明的对比，裙子的款式非常时尚。与这位年轻女子手挽手走在一起的，是个身着二战时期海军服的英俊男人。女子的另一只手拎着一把阳伞，暗示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二战结束后不久，一个微热的夏日午后，地点是一处公园。我仔细观察着两人的表情，他们满脸洋溢着幸福，显然正在热恋之中。

下面是另一张照片。上面的人还是这对伉俪，但多了两个年幼的孩子。这张照片是彩色的，但有些退色了，有着岁月风霜的痕迹。拍摄日期估计是第一张照片后十年，看得出夫妻俩都有点老了。他开始秃顶，而她的头发中已经隐约有银丝闪烁。这张照片包含着另一种承诺：现在，他们不再是年轻的恋人，而是骄傲的父母，正展望着更宏大美好的未来。

在墙上的最后一张照片中，史密斯太太已经进入老年。她的衣着依然优雅，一顶精致的帽子下，银色的发丝拢到了脑后。她的丈夫已经去世，但围绕在她身边的是一家子好几代人。大家身后挂着大条幅，上面写着“祝奶奶八十生日快乐”。这张照片拍摄以后，时间又过去了八年。

我又敲了敲门，便径直走了进去。玛丽正在屋里照看她的病人。生日照片中那位生机勃勃、衣衫优雅的祖母已经不见了，代替那位老妇的，是体型略小的另一个她。在我的工作中，阿尔茨海默症晚期患者常常被称作“过去那人的影子”。史密斯太太看上去就是这样，这里的其他病人亦是如此。但穿过这片虚幻的影子，我仍然看到了一些实质性的东西，尽管她似乎永远也不会看到我。

“需要我帮忙吗？”玛丽问道。我不敲门就闯进来，让她有点愠怒。

“是的。我想知道今天需要检查哪几个病人。”

“我处理完这里的事情，去前台找你。”

我转身离开。在床前弯腰护理病人的玛丽站起来，伸展劳累的筋骨，说道：

“我又想了一下，大卫，我在这儿还得忙一会儿。要不你去看一眼索尔的腿？他的腿发炎了，红肿得厉害。我想，他那片皮肤又感染了。”

“好啊，我去看看。”

我离开病房，径直去找索尔·斯特拉姆，这位八十岁的老人在这间护理院已经住了很多年。他的打扮与往常一样，穿着波士顿“红袜”棒球队的汗衫，戴着一顶棒球帽，正靠在懒汉椅上看电视。电视上正播放一档晨间脱口秀节目。

“你在看什么节目呢？”我问了一句，并不指望得到回答。

我在他身旁坐下，瞟了一眼电视。一个女明星在对脱口秀主持人说，她走到哪儿狗仔队就跟到哪儿，这让她恼火极了。



“人人都有烦恼，对吗，索尔？”

我凑近索尔，仔细观察。除了日益恶化的阿尔茨海默症，四年前，索尔还一度遭到严重中风的袭击，此后就失去了语言功能。尽管如此，他回眸看我时，目光中仍然带着生机，我能感觉到他想说话。

我把手放在他的肩头告诉他，我来这里为他检查腿部的情况。

正如玛丽所说，索尔的腿部充血水肿，他与充血性心力衰竭已经斗争了二十年，现在，他的右腿似乎更加红肿，摸上去感觉滚烫。玛丽的担心很有道理。

“索尔，我的朋友，很抱歉，看来你这次又要使用抗生素了。”我在心里叮嘱自己，要记得给他的女儿打个电话。

我走向护士站。玛雅还在那里，忙着清理自己的皮毛。它吓了一跳，跳下办公桌，还瞪了我一眼，似乎在说：“这地方可不够我们两个待着。”

做完记录后，我坐在桌前等玛丽回来。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护理工作：七十年代读高中时，她就开始做护士助理；在一家护士学校里，她发现自己更喜欢从事照顾老年人的工作。她不仅是我认识的最有奉献精神的女士，而且具有职业性的直觉，总能判断出哪位病人需要最多的照顾。

“嗨，抱歉让你久等了。”

玛丽悦耳的声音让我不再耿耿于怀于自己对她的依赖。她之前也许有些恼火，但应该早就消气了吧。

“大卫，你有时间吗？几分钟就好。我想带你到三一〇房间

看点东西。”

“当然有。”我说。

我们沿着走廊走向病房的时候，玛丽给我讲了莉莉娅·戴维斯的事。

“她的主治医生是你的同事。她大概有八十岁，住在这个病区也有十八个月了。大约三个月前，她的体重开始锐减……一天早上起床时，她的下身开始出血。我们立刻把她送到医院，医生诊断出她患有直肠癌，已经扩散到了全身。考虑到她的老年痴呆症比癌症更加严重，家人决定不给她治疗，把她又送回这里护理。”

非常理智的做法，我心想。

戴维斯太太仰卧在床上，双目紧闭，呼吸微弱，左胳膊的静脉血管上接着一个止痛的吗啡泵。病床的对面，是一张空荡荡的帆布小床，床单皱巴巴地卷到一侧，说明不久前曾有人在这里睡觉。

“戴维斯太太的女儿昨晚在这儿睡的，”我还没来得及问，玛丽就告诉我，“现在她回家了，我让她回家洗个澡，再换身衣服。她大概在病房连续待了三十六个小时。”

“你要让我看什么呢？”我问。

玛丽指着床板说：“看那里。”

我大步走向床边，还没凑到跟前，就看到一只黑白相间的虎斑猫的头从床单下钻了出来，猫脖子上的铃铛也叮叮当地响起来。猫咪支起耳朵，严肃地打量着我，好像在质问我是什么人。我没有理会它，直接去看正在熟睡的病人。猫咪将头放回两只前

爪上，咕噜咕噜地叫着，挨着戴维斯太太的右腿重新躺下。我打量着戴维斯太太的脸，发现她的表情相当愉悦。

“她看起来不错。”我说，“需要服药或别的什么吗？”

“大卫，不是病人。病人一切都好。我是让你看那只猫。”

“猫？你让我来，就是为了看一只猫？”

“它叫奥斯卡。”玛丽像是在宴会上向我介绍某个人。

“好吧。”我感受到与玛雅一样的坏心情，“它在这里和病人玩？”

“是的。但实际上，奥斯卡不怎么喜欢和人玩。你想想，你在这里见过它几次？一般情况下，它总是找个地方藏起来。”

她说得完全正确。虽然奥斯卡已在这个病区住了一年，我却只见过它四五次。每次它都待在办公桌旁边，从自己的食碗里喝水，或钻到桌下一条破毯子里蜷着身子睡觉。奥斯卡绝不是一只合群的猫。

“也许它只是想借助病人的身体取暖。”我猜测道，“虽然我不是猫科动物专家，但生活经验告诉我，如果一只猫想做什么事，肯定会想方设法去做。也许它坐在这里，只是发现这里没人打扰它。”

“我觉得这事很诡异，大卫，因为奥斯卡根本不喜欢和病人待在一起。它常常一见人就跑，偷偷躲起来，大多数时候躲在我的办公室里。但是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们几个护士发现，它跟喜欢待在某些特定的病人身边。”

“这又有什么诡异的呢？”我耸耸肩，看着蜷在戴维斯太太身边的奥斯卡，想起了古埃及人用猫陪葬的故事。这一幕十分

静谧。

“问题是……”她缓缓说道，“它只和那些濒临死亡的病人待在一起。”

我恍然大悟。

“你是说，戴维斯太太今天就要死了？”

我回头看了戴维斯太太一眼，顿时为这句直率的话深感愧疚。显而易见，她的呼吸已经非常吃力，我实在是太无礼了。我看得出来，她今天真的可能会死，但死因是她的晚期老年痴呆症和迅速扩散的癌细胞，而不是那只卧在她床上的猫。

玛丽笑了，但我能看出来，她的表情也有点难堪。我很抱歉刚才嘲笑了她。

“我觉得，也许那只猫可以预测病人死亡的时间。最近不是有篇文章，说现在训练出了一种能用鼻子嗅出癌细胞的狗吗？另外，日本的鱼在地震前也有异常的感觉。对了，还有电视剧里的灵犬莱西。有多少次，蒂姆掉进井里的时候，它都能感觉出来？”

玛丽并不觉得这很可笑。

“你知道吗？昨天一位病人去世前，奥斯卡走进了她的房间。”

一看我的表情，玛丽立刻看清了我的心思。她摇摇头，知道无论说什么都是白费口舌。我们看着眼前的场景，愣了一会儿。那只猫仍然蜷着身子躺在戴维斯太太的大腿边，嘴里轻轻地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。

“玛丽，不要误会。”我打破了沉默，“如果死前有只猫躺在我身边，我会非常高兴。那听起来真的很甜蜜。我小时候养过一

只狗，它总是跟在我身边。”

我走过去，用手轻拍奥斯卡。它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用前爪啪地扇了我一巴掌。我立刻后退一步，检查自己身上有没有血痕。

玛丽笑道：“我说过，这只猫不喜欢和人玩。”

“玩？它差点咬死我！”我的语气中带着一种不必要的戏剧感。

“哎，其实它挺乖的。奥斯卡心情好的时候非常可爱，刚才不过是想保护它的病人。”

“玛丽，它不过是一只猫。猫只能做它能做的那些事，而不是想干啥就干啥。也许它只是想找一块空地躺下，空地上最好还有块温暖的毛毯。”

我再次低头检查自己的手，寻找那些不存在的抓痕。

“天啊，你可真够娇嫩的。它根本没怎么碰你嘛。”

“玛丽，其实我根本不喜欢猫。从这些抓痕看，它也不怎么喜欢我。”

玛丽大笑起来。“猫咪并不讨厌你，但能看出你是否害怕它们。如果你确实不喜欢它们，它们就会有所反应。”

“别笑。小时候，我跟猫有过一些不愉快的经历……那件事给我留下了心理创伤。”

有一瞬间，我想告诉玛丽我奶奶那只猫的故事，但看到她脸上假装同情的神色，我觉得最好还是让过去的事情都过去。

“有些猫确实挺讨厌的，就像某些人一样。但我觉得，你不能因为和一只猫有过节，就归咎于所有的猫。而且，你该知道，

如果这些猫会对这里的人造成伤害——包括伤害医生——护理院肯定不会再养它们。”

“很有意思。”我把注意力重新转向奥斯卡和戴维斯太太，“也许它喜欢濒死的病人，因为他们不会给它带来麻烦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，大卫，但还是觉得问题没那么简单。”

“就是说，戴维斯太太快要死了？”我问。

“咱们等着瞧吧。”

离开护理院，我驾车穿过城市，直奔我的门诊诊所。路上，我不由得想起乡下奶奶养的那只猫。它叫普玛，或者是跟这差不多的名字。在我眼中，它是一只重达三十磅的庞然大物。而且，渔民们会告诉你，随着时间流逝，它的体型会越来越大。很多年来，每次我一踏进“它的”家门，它就让我惊骇万分。想起它朝我怒目而视时眼中燃烧的仇恨，我便告诉自己，我对猫的恐惧并非缺乏理性的。

手机响了，将我拉回现实世界。是玛丽打来的。

“戴维斯太太去世了，就在你离开护理院以后几分钟。”

不到一小时前，我还站在她的病房里，看着她呼吸。虽然这些年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死亡，但离它这么近，我还是忍不住觉出人类的渺小和软弱。

“听着，玛丽，不要把那只猫的事儿弄得太玄乎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她确实快死了。她患的两种病都很严重。”

“是的，很严重。但我想告诉你，最近这种事发生了好几次，而且很有规律。几乎每次有人死亡，这种事就会发生。连病人家

属都开始议论纷纷了。”

她沉默了片刻。

“大卫，我真的觉得，这只猫可以预知死亡。”

## 2

一个揪猫尾巴的人会得到  
以其他方式无法得到的教训。

——马克·吐温

你是否经历过糟糕的一天，糟糕得让你开始怀疑自己做过的  
一切都毫无意义，也为未来的一切担忧？

初次邂逅奥斯卡六个月之后，我就遇到了这样的一天。那天，  
我坐在办公室里，茫然地望着窗外。在晴朗的日子里，从我的窗  
口望出去，外面风景极美，尤其是在夏日，明净的天上飘着轻盈  
的白云，纳拉甘西特湾碧蓝的海水在万里晴空下闪闪发光。但在  
一月，天气却又冷又阴沉，湖水也毫无活力，灰黑色的湖面令人  
一看就恼火，与我当时的心情如出一辙。

窗外，一艘刚刚靠岸的油轮正将船上的货物卸下来，但窗外  
的风景是什么样，我其实并没注意。我的大脑正在围绕着前几天  
发生的几件事转动，同样的场景一遍遍地回放，就像损坏了的  
DVD 碟片。三个星期前，我得知在由著名的纽约基金支持的一



个研究项目中，我闯入了最后环节，所竞争的资金十分丰厚。在老年病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与在护理院的医疗实践让我得以入选，赢得这样一笔资金不仅是对我工作的认可，我还将其视作对我所做的一切的评估与肯定。

两天前，我登上了去纽约的火车。面试很成功，至少我认为很成功。面试结束时，我充满自信，甚至有点自大。很显然，这笔资金很快就会属于我，我是这么感觉的。连着很多天，下班后，做完家务，我都不知疲倦地熬夜撰写申请资料，每晚写好几个钟头。那些半夜的时光都应该得到回报。基金会会看到我的工作有多么关键，这笔资金不给我又能给谁呢？而且得到这笔资金很重要——委员会应该能明白，现在几乎没有人专注于长期护理领域的研究。在回普罗维登斯的火车上，我已经开始琢磨如何用这笔资金，以及如何向老板申请加薪，我这个要求合情合理。如果我手中有一支雪茄，我肯定早点上了——假如我平时抽雪茄，而且火车上允许乘客抽烟的话。

但一个电话改变了这一切。铃声响起时，我忽然有一种害怕的感觉。这个电话一定不寻常，也许来得太早？也许是个不详的预兆？我屏住呼吸，拿起话筒说“你好”。电话那端的女声十分严肃，我不由得想到自己给病人家属打电话报告坏消息时，他们是什么心情。

“谢谢你来纽约和董事会面谈。你的表现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……”

接下来是一段长长的停顿。

“但是，我们不得不遗憾地通知你，你并没有被选为那笔基